

包浆浸透的狭小砖屋，炉火发出轰鸣，炉膛火苗蹿动，一个铁器在炉火中烧得通红。壮实如铁墩的中年汉子把锻打的篾刀从火中熟练夹起，放到铁墩上，大锤不断落下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尔后，男人把锻打的篾刀放到转动砂轮机上抛光，使其光滑。瞬间火花四溅，男人成了在火花飞舞中的人。这个铁匠，老街人叫他顺娃，他在老街家喻户晓。

铁器的敲打声，在古朴宁静的老街巷子里，响了60多年。这家铁匠铺子的最初响声，是顺娃的父亲敲打出来的。父亲从9岁那年开始在老街打铁，一直到67岁，有着58年的老铁匠生涯。而今这个铁匠铺子打铁的声音，成为老街的标配声，成为生长在街坊邻居们体内的“生物钟”。老街的居民樊大哥说，要是哪天没听到铺子里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心里就会空落。平日打铁时，樊大哥和几个老街居民常常趴在门框边，怔怔地望着顺娃打铁。铁锤声里，人一天天老去，白发在两鬓泛起，老街的光阴开始泛黄。一件件锻打的农具，犁、耙、锄、镰、镐从铁匠铺子里启程，伴随着农人匍匐在大地上播种收割时前仆后继的身影。一把把锻打的炊具，菜刀、刨刀、铁勺、铲、瓢，走进百姓人家，伴随着人间烟火蒸腾弥漫。

顺娃跟随父亲打铁时11岁，今年已有39个年头了。那年，小学尚未毕业的顺娃来看父亲打铁。父亲

鹞落坪位于安徽省岳西县包家乡。鹞落坪，就是鹞鹰栖息的地方。天地仿佛在大别山腹地穷尽想象才勾勒出一个景象，这里四周雄峰突兀，群山连绵，从高空俯瞰，镶嵌在深谷里的鹞落坪宛如一幅油画，奇妙的空间折叠，密集的视觉冲击，总给人一种出离真实、神游太虚的错觉。这里冬寒夏凉，季节的秩序走得很慢，久居其中，有种“不知季节已变幻”的梦中之感。或许你只是在不经意间，在薄雾的清晨或是流霞的黄昏，将目光远眺，忽然发现对面山岗上，郁郁葱葱的树木不知何时已换了颜色，尤其是那斑斓中的一抹惊艳，直把秋色渲染到了极致，仿佛一夜之间，鹞落坪的浓翠艳绿就完全不见了，山川草坡河流，都被一层层黄色笼罩，恍然中，才突然意识到，又是一个新的秋天了。

古朴宁静的山寨，粉墙黛瓦的素净，衬托出柿子树浓墨重彩的热烈，满树红灯笼张扬着秋的丰厚与收获，又蕴含着秋的淡泊和意趣。路旁灿烂的向日葵摇摆起舞，村头巷尾却一派恬静悠闲，葡萄园畔的红砖农舍让人陶醉，鼠尾草和薰衣草围成篱笆墙，遍地蒸发着橄榄的清香。薄薄的雾霭，流动的光影，还有绽放在林梢的一抹嫣红，皆如入了时光的画卷。当这一切无声地呈现在眼前时，你会发现自己正走在鹞落坪秋天的童话里。

山山暖色，树树秋意。村庄后面的山上，一拨又一拨的游人顶着冬的寒意，赏着秋的绚烂。乌桕、樱花、白蜡、银杏等树叶由黄至红，目之所及，生机勃勃。山脚下的林荫小道，落叶如毯，五彩斑斓。山凹处，“水石潺湲，风竹相吞，炉烟方袅，草木自馨”，这段相传出自米芾的文字，把人们带入一个远离车马喧嚣，静雅如诗画的桃源之境。岚气氤氲，山野多了份诗意朦胧。这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，在这里，仰头是天，俯首是

## 老街打铁人

李晓

光着上身，身上斑痕点点，那是铁花扑到身上留下的痕迹。疲惫的父亲叹息说：“跟我学打铁的徒弟，越来越少了。”儿子顺口说：“爸，我来跟您学打铁。”父亲愣了愣问：“娃，你说的话可当真？”儿子握了握拳头说：“爸，我就喜欢跟着您打铁。”于是顺娃被父亲收为家传徒弟，开始了他的打铁生涯。

父亲一手一手地教，父子俩一锤一锤地轮番敲打。直到父亲患癌离世，父子俩在火花飞扬中一直相随相伴。父亲离世前夕，顺娃把一把铺子里锻打出来的菜刀带到病床前，气息奄奄的父亲摸着锋利刀刃，喉管里发出咕噜咕噜响，如铁匠铺子里鼓动的风箱声。父亲艰难挣扎中终于说清楚了一句话：“是把好刀！”老铁匠的父亲，一直担心着这祖传手艺会在儿子手里失传，但儿子的手艺最终没让父亲失望。

父亲担心的事情果然来了。工业机械化时代的到来，打铁这种传统手艺濒临灭绝。这些年来，老街人都帮忙给顺娃口口相传打“招徒广告”：“跟老铁匠学手艺，免费，包学会，学徒期间发工资，包伙食。”前前后后来

了几个人，但干不了几天就走了，实在是吃不了那份苦。特别是夏天，铁匠铺子里俨然就是一个小火炉，闷热得要人融化成铁泥。

前年七月里的一场特大洪水，临河老街全线淹没。顺娃的铁匠铺子也受到了洪水袭击，铺子里的电焊机、砂轮机、焊接机在洪水浸泡中损毁严重。洪水退去后，樊大哥和街坊邻居们帮忙清除铺子里的淤泥，忙碌了整整一天。事后，顺娃打算请他们吃顿饭表示感谢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老邻居们摆摆手说：“不用，不用了，谁叫你是我们一条巷子里的人呐。”半个月后，铁匠铺子里又炉火熊熊，锤声悦耳。樊大哥他们趴在门框上，炉火花映红了脸，看着顺娃挥舞着铁锤打铁，老街的节奏又返回来了。

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顺娃和巷子里几个老友坐在老街河流上那座百年石拱桥上闲聊。那次我也在场。顺娃说，他这一辈子，就做了打铁这门事，他这个打铁的手艺，上面还给他颁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证书，但这门手艺眼看后继无人了，自己感到对不起父亲，心里急啊！我

安慰他说，兄弟，你好好打你的铁，这辈子还是实实在在的活法。几个老友也劝慰顺娃，是的，你没辜负父亲传下来的这门手艺，老街人感谢你。顺娃把身子俯在桥身上，我听见他喃喃自语道，打铁，打铁，我还是希望有个传人。

一把磨钝了的斧头、镰刀、锄头回炉再造，收费也就是七八元钱；一把锈了的菜刀拿到铺子里再次打磨，收费大多是四五元钱。顺娃的铁匠铺子，这些年来实行的是盐巴一样的良心价。有一次，几个山里老农人拿着旧农具笑眯眯地来到铁匠铺子，旧农具经过锻打后重现光芒。他们问如何收费，顺娃依然是那句口头禅：“你随便给点就是。”老街人家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把顺娃铁匠铺子锻打淬火的刀具。

在铁匠铺子里，我有一次看见疲倦的顺娃给自己点一支烟，他正跟人说话，打火机的火苗舔着他的手背了，我惊喊道，火，火！顺娃却丝毫没觉得疼。我和他交往这么多年，那天才第一次打量着那双千锤百炼的大手，皴裂之中满是老茧覆盖。那挂在铺子里的衣服，也到处是铁火溅过的火孔。

这双匠人之手，隔绝着凡世喧嚣，传承着一门古老手艺，也传递着暖人的温度。匠人的心，称为匠心，它治愈着时代里的一些病症：浮躁急切，追名逐利，它玲珑剔透，始终发出琥珀一样的光。

## 秋到鹞落坪

吴新生



欢歌 周文静 摄

地，天地是万物的旅舍，时光是百代的过客。

鹞落坪是红色打底的。一条村道直达坪中的聂家老屋，这里曾是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，路边山墙上“红军是穷人的救星”几个遒劲大字在秋阳下熠熠生辉。史料记载，当年，红军凭借多枝尖山高林深、易守难攻的优势，加之与山区百姓鱼水情深，以鹞落坪为中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。你瞧，他们就在村口，穿着青铜的军衣，在吹军号，挥大刀，持枪冲锋，总是保持那种战斗的身姿。这里脚下每一寸土地都曾刀光剑影，我仿佛听见战鼓如雷，有人摇旗呐喊，有人冲锋陷阵，有人在这里殊死战斗。鹞落坪，浓郁的红色气息浸染了每个角落，火红的杜鹃连片绽放，枫叶、黄栌

与泥土的芳香，山坡上一望无际的菊花黄，给湛蓝晴空染上一抹梦幻的色彩。秋日空灵，山河色彩丰饶，为了定格秋天错落有致的时光，人们向天地间借来了秋香色。那是兼容黄色和绿色的一个色系的总称，是草木从茂盛走向衰败之间的一段沉静之旅，时节一过，就要把这丰饶的颜色物归天地原主了。

鹞落坪的秋天，有着秋天该有的所有颜色：红枫下是金黄的柴垛，灰色房顶上晒着火红的辣椒，深绿的大山溪流里飘着零星的红黄叶子，还有铺满枯叶的小道，不知散落了多么不为人知的红军故事……它们直奔我们的心灵而来，让人久久不忘。

鹞落坪的秋，高远而深沉，宁静且绚烂，纯洁又丰腴。如今，休闲避暑，进山探幽，寻访红军足迹的人日渐增多。赏秋鹞落坪，不但领略到绚丽多彩的秋之画卷，还可以从革命的烟尘中回溯历史，于秋景秋风中平添一份感悟。鹞落坪的秋，是丰饶，是壮美，是热烈，是感恩，是勇往直前，也是隽永情深。

等红叶树随处可见，它们姿态疏散，遗世独立，当别的树木都被秋风摧残得风光殆尽时，红叶树却以饱经风霜的红颜，装点了漫天的秋色。它们笑对寒秋，树树溢丹，热烈的色彩中，倔强地演绎着秋乐章，它们以轻灵的写意，流动着生命最真实的主题。就连静默无言的毛白杨也燃烧起全部的生命激情，将这片英雄的土地染得红彤彤、金灿灿。秋天的鹞落坪没有凄凉，没有萧瑟，有的是激情的奔涌，生命的永恒。

最美的秋天还可以到鹞落坪的山野田间寻找，黄澄澄的稻穗，一浪接着一浪，它们有着金子般的品质，却谦逊地低着头，表达着对土地的敬意。有时候，承受得越多，越懂得对哺育者的感恩。秋风中荡漾着谷物

